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四

起泰始三年  
盡泰始六年

太宗明皇帝中

丁泰始三年

魏拓跋宏  
皇興元年

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

考異曰宋本紀  
去年冬永攸之

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洸宋略今年正月永攸之師次彭城虞掩其輜重敗王穆之於武原薛安都開彭城以納房永等引退虞追之王師敗績畢捺亦舉兗州歸虜遂失淮北之地魏帝紀去年九月常珍奇許安都內屬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叔惠十一月舉軍破內屬十二月己未次於柘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今年正月癸巳尉元破永攸之於呂梁東閭月沈攸之秀崔道固舉州內屬案青冀今歲始叛宋去年豈得己失淮北安都為永攸之所逼故降建豈得今年永攸之始次

彭城安都始納魏兵乎蓋去年穰之等已敗退今春永大敗耳今從後魏布紀

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激其前薛安

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水經注泗水自彭城東南過呂梁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

呂梁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

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

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

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漢志桂陽郡有貞陽縣沈約志宋泰始三年改清為貞陽縣興公出

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淮北四州青冀徐兗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類

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考異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東州

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

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

切原免案青州攸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司豫王寅二十日壬

子三十

日也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邱而九國叛

公羊傳曰貫澤之會齊桓公有憂中國之

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六

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

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

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寨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

子欲買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勸之

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

三叛薛安都畢眾敬常珍奇也

高祖蟻蝨

生介冑經啟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

大雅召曼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播穫堂構豈云易哉

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庶法厥子乃弗肯堂矧何構厥父

舊厥子乃弗肯播矧何穫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竟四州粟取張

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

新民謂所取徐州之民謂沿清水而運載也

魏

朝從之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等

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

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真為長安鎮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

閏月魏以頓邱王李峻為太宰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人

謂青冀二州之人

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

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

此汝陰郡蓋猶治汝陰也當在隋蔡州新蔡縣界考異曰宋帝紀云

索虜寇汝陰太守張超被之累遠即超也宋略退屯陳項

陳項

本二邑馬陳郡治項因曰陳項

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

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還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

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

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

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

明僧暲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

海救之至東海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胸城眾心兇懼欲且

保郁洲兇惡儼聲助城漢東海之胸城也水經注曰胸山懷珍西側有胸縣故城東北海中有大洲故謂之郁洲

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可甘心左衽耶今揚兵

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

進至黔陬黔陬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宋高帝密郡隋志膠州膠西縣舊曰黔陬杜佑曰漢黔陬縣故城在密州

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高密漢郡平昌郡魏諸城縣東北

文帝分城陽立宋志高密縣領黔陬于高密夷安營陵昌安平昌郡領安邱平昌東武琅邪朱虛五代志黔陬縣舊道平昌郡

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

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

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

分屬長廣郡唐萊州膠水縣即長廣郡地章懷

懷珍軍於洋水水經

大子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

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北過縣西北過臨朐縣東

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於海

眾謂且宜堅

壁伺隙懷珍曰今眾少糧竭縣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

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

使請降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

珍引還魏濟陰王小新成卒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

校尉王元戢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

之元戢元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

賓守梁鄒

梁鄒縣漢屬濟南郡

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

魏收志東太原郡大原縣

治升城其地在唐

韓國將軍清河張謨守關城

水經注琅邪郡中宛縣春秋之郕邑

今有縣亭在園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析沈約志蘭陵太

城東北四十里也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

郡於肥城魏收志靡溝垣苗二城亦在東太原郡太原縣界又據

水經註濟水自平陰城西東北流逕垣苗城西宋武帝西征長安

令垣苗鎮此後俗以爲稱濟水又東北過盧縣北賢曰肥城縣故

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則此三成皆在漢太山郡盧縣及肥城

縣界至後漢和帝永安二年始分太山爲濟北郡休賓乘民之兄子也劉乘民見

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

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元孫也燕王號廟號太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

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

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鑒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

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

申鑒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鑒走



追擒殺之

考異曰宋略云七月慕容暉死蓋贈官之月今從魏帝紀

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

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縻溝二戍一句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丙子以尙書左僕射蔡興宗爲郢州刺史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侮之遣眾陵城崇吉盡力守禦不能克白曜遂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崇吉脫身走母妻俱爲魏人所獲白曜忿其不降欲

盡阮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阮其民自  
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  
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  
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  
南沈文秀吳興武康人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  
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  
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厯城克盤  
陽盤陽縣漢屬濟南郡應劭曰在殷水之陽劉昫曰唐淄州淄川縣漢盤陽縣也下梁鄒平樂陵晉武平分平原  
立樂陵郡宋文帝置樂陵郡於  
故千乘地皆在隋唐青州界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  
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  
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

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

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

全理顧更審計無墮賊彀中

張子厚曰彀指搦也彀弓既持滿以指搦爲度而發矢以志於中墮彀中

者言敵彀弓指我而我不知

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

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聚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

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

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

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郡晉

屬東莞郡惠帝元康七年分東莞置東安郡唐沂州沂水縣即東安郡地

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

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

四城不服青冀雖按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

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

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  
水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  
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考異曰尉元傳先上

表論取四城利害後乃云沈攸之欲援下邳遣孔道恭擊破之案  
元以泰始二年九月受詔救許安都此表云受命出還再離寒暑  
又云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則似上表時在四年春末夏初也又案  
沈攸之以三年八月出師尋即敗退則上表當在攸之敗後今此  
表但言陳顯達循宿豫不言攸之贊下邳又慕容白曜以四年二  
月十七日拔還軍而此表欲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則此表  
不在其年春末夏初決矣蓋再當作是語助之辭非謂兩經寒暑也故置於此

崇吉母傅氏中築妻黃

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疏遠及爲魏所虜度世奉  
事甚恭贍給優厚度世閤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家有貧  
富百口怡怡豐儉同之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尙書右  
僕射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

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金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然遣之

考異曰宋沈攸之傳

宋略皆云帝怒攸之云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案喜傳乃無與攸之討彭城事後魏書作吳儋公不知誰吳喜爲別一人也

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肅道成

將千人鎮淮陰

去年僞立徐州於鍾離今使蕭道成屯淮陰爲沈攸之後援

道成收養豪俊賓

客始盛

魏之入彭城也

事見上卷

上年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

魏收

日胸縣漢屬東海晉曰臨朐屬琅邪郡有朐山臨海瀕今案晉志臨朐屬東莞郡後魏復曰朐屬琅邪郡

遣使來降蕭

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

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園城

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園城園

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

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

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

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

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

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

艾塘當在唐海州懷仁縣界北齊於此置義塘郡宋人謂淮北起兵拒魏者爲

義人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

義

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

參騎

也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桓榮祖亦自彭城奔胸

山以奉使不效

奉使說辭安都見上卷上年

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

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

伎何異犬羊乎劉善明從弟儉副將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

成亦召而撫之魏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

黃金六百斤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

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

瘞寒也

上尋悔

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

迎攸之至睢清口

清水合於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經注泗水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東

南入於淮水故謂之淮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眾潰攸

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

刺史王元載元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

不尙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

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恆等將千騎南

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淮陽太守治所城角在唐泗州宿遷縣界宿遷即宿豫也

諱改慕容白曜進屯瑕邱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

王元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崔道固鎮歷城及道固降皆罷兵

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

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



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盤陽法壽乃與崇  
吉謀襲盤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  
白曜自瑕邱遣將軍長孫觀救盤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  
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  
伯玉叔玉思安効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邱引兵攻崔道  
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  
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  
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考異曰文秀傳云八月  
虜蜀郡公拔式入西郭  
今從慕容  
白曜傳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癸卯大赦 戊申魏  
主宏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馮太后自撫養宏頃之還政  
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

魏之收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時用事

素不禮於上上銜之詔數其姦佞之罪徙交州 冬十月辛巳詔

徙義陽王昶為晉熙王

考異曰宋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宋略

使員外郎李豐以金千

兩贖昶於魏魏人弗許使昶與上書為兄弟之儀上責其不稱臣

不答魏主宏復使昶與上書昶辭曰臣本實瑛兄未經為臣若改

前書事為二敬

欽稱臣於魏復稱臣於宋是為二敬也

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

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

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謐為刺史 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

賓為兗州刺史

時兗州之境已沒於魏劉休賓守梁鄉就以刺史命之

休賓之妻崔耶利之

女也生子文晧與耶利皆沒於魏

耶利沒於魏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慕容

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鄉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

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交臂攀援文達哭泣號陶以爪髮為信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休賓無之流涕密與其兄子聞慰議降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其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 常珍奇雖降於

魏實懷貳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

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潁水水經註潁水導源

東陵鄉大蘇山東北運楚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

成泰始四年魏拓跋宏皇興二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於宮 己未上祀南

郊大赦 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汝陽司馬汝陽郡司馬也沈約曰武津縣

屬汝陽郡何志不注置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

立在隋唐上蔡縣界

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

魏收地理志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此書汝陽臺

者蓋以別南郡之章華臺也

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勛使司徒參軍孫

靈璠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

宋豫州淮西之地春秋

秋陳蔡之地也

上以其書示劉勛勛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

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

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

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伶荒遠人多干

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

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

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謐謐以圍城

降魏

魏已得彭城又得圍城故因宋所置東徐州以命謐據水經注東莞郡治圍城城在春秋之邾邑西南四十里魏後徙東

徐州治

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譙對為東徐州刺史

考異曰尉元傳沈攸之既

走元以書諭王元載元載與魯僧遵崔武仲楊繼皆走遂以高閭

與張譙對為東徐州刺史按三年十一月乙卯始以譙為東徐州

刺史則於時未降

李璨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

宋兗州治瑕邱畢眾敬以

魏也故置於此

李璨

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

宋兗州治瑕邱畢眾敬以

瑕邱降魏魏以為東兗

州蓋先已有兗州也

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

沈約曰宋夫淮北

陰時蕭道成鎮淮陰王整蓋屯徐州界鎮兗州刺史且此

時宋魏交兵疆吏能自守者即以州刺史命之無常處也

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

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兗州治瑕邱以王整新降故分南北兗

召薛安都畢

眾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厯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

出降

考異曰宋略云丙申索虜陷厯城執崔道固案後魏列傳道固表云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長

歷是月丁丑

朔今從之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騰同至梁鄒劉休賓

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

軍常珍奇爲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河西公石攻

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乙巳車騎大將軍曲江莊公王元謨卒

江曲 縣漢屬桂陽郡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兒子

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間歷城已沒

遂降於魏 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

反自稱刺史 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沛郡劉思道伐俚

穆 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晉康郡今端州卽其地李延壽日記云唐

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

獠曰俚曰獠曰他居無君長處山洞而居 思道違節度失利希

瑩音聲上警獠音上平聲也音移又音駝 遣收之思道帥所領攻州希兵敗而死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

俚還擊思道擒斬之希元保之兒子也

羊元保見一百二十三卷文帝元嘉十七年

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晉平王上以廢帝謂禕爲驢王故以廬江封之劉劭敗魏兵於許昌魏以南郡公李惠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爲王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關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斬之竝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服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拷此羊皮可知其主羣下以爲戲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自引罪凡所察究多如

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五月乙卯魏主宏敗于崞山遂如繁

時 崞山縣卽漢晉雁門之崞縣魏曰崞山天平二年分屬繁時郡

隋志雁門崞縣有崞山據水經注山在繁時之西湍水之南 辛酉還平城 六月魏以昌黎王馮熙爲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秋七月庚申以驍騎將軍肅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八月丙子朔

日有食之 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 上以沈文秀之

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平昌長廣北海東莞

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

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爲刺史 九月辛亥魏

立皇叔楨爲南安王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休爲安定王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發諸州兵北伐 十一月李長仁

遣使請降自貶行州事許之 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



入東陽西郭 義嘉之亂巫師請發修甯陵戮元宮為厭勝是歲

改葬昭太后 昭太后陵曰修甯晉安王子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

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 秋當人姓名 世祖猶雜選士庶巢

尚之戴法興皆用事 士謂巢尚之庶謂戴法興 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

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竝

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

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嘗園宅飲饌過於諸王

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

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捉車人持車者馬士階馬者

配泰始五年 魏拓跋宏皇興三年 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沈文秀守

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

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  
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  
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  
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宏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衣疏  
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加禮待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  
於魏矣 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

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

宋置冀州於歷城魏既得之改爲齊州統東魏東平原東清河廣川濟南東太原六郡東徐州統東安東莞二郡

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

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宏命因民貧富爲三等  
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三品輸它州下三品輸本

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禧禧自以於帝爲兄而

帝及諸兄弟皆輕之遂與欣慰等通謀相酬和征北諮議參軍杜

幼文告之丙申詔降禧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出鎮宣城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竝伏誅三月魏

人寇汝陰太守楊文襄擊卻之夏四月丙申魏大赦五月魏

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崔

道固傳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五代志馬邑郡雲內縣後魏立平齊郡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

魏沙門統曇曜奏沙門統曇今之僧錄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

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

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魏主竝許之於是僧祇

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六月魏立皇子宏爲太子 癸酉以  
左衛將軍沈攸之爲郢州刺史 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禕忿懟  
有怨言請窮治不許丁丑免禕官爵遣大鴻臚持節奉詔責禕因  
逼令自殺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  
之 魏頓邱王李峻卒 十一月丁未魏復遣使來修和親自是  
信使歲通 閏月戊子以輔師將軍孟陽爲兗州刺史始治淮陰  
是歲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兗州本治瑕耶既入於魏始治淮  
陰蕭子顯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  
魏帝永和中荀羨北討鮮卑以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乃  
營立城池是時既失淮北遂爲重鎮後爲北兗州治所九域志楚  
州淮陰縣在 州西四十里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休仁年與  
上鄰亞素相友愛景和之世上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  
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

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揚州己未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  
刺史分荊州之巴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  
白帝先是三峽蠻獠歲爲抄暴故立府以鎮之上以司徒參軍東  
莞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  
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  
恩信獠蠻翕然懷之競餉金寶謙皆慰諭不受臨海賊帥田流

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

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屬明州

東土大震

庚秦始六年

魏拓跋宏  
皇興四年

春正月乙亥初制開二年一祭南郊開一

年一祭明堂

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三歲一郊始於漢武帝平帝元始中始行始祭明

堂之禮明帝永平初始盛其儀亦曰宗祀公羊傳曰古者五年而  
再殷祭謂禘祭也然古之所謂禘者合祭於太祖之廟而明堂宗  
祀則嚴父以配帝此先儒之說所以異也祭豈謂明堂即太廟蓋  
有見於此與然明堂九室而太廟七室則又不得而合也開年一

祭非古也故曰初制

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爲太尉領司徒固辭 癸丑

納江智淵孫女爲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獻物多者直百金

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旣而原之 魏以

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定國麗之子也 魏主宏遣征西大將軍

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戊申魏長孫

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 隋伐吐谷渾置河源郡有曼頭山

紀作拾虔今從後發書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雲囚之 癸亥

立皇子燮爲晉熙王奉晉熙王昶後 昶時在魏 五月魏立皇弟長樂

爲建昌王 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

刺史以尚書僕射袁粲爲右僕射上置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

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其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

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爲笑外舍之樂雅異

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爲醜弱婦人今段

遂能剛正如此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

據蕭子顯書文帝元嘉十九

年遣道成討竟陵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

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

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

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

以侍中中領軍劉劭爲都督南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廣陵 己

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 初文帝既立儒元文史

四學至是又益陰陽學爲五部立總明觀以統之置祭酒訪舉各

一人徵習學者以充之然言陰陽者竟無其人 柔然部眞可汗

侵魏魏主宏引羣臣議之尙書右僕射南平公曰辰曰若車駕親

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

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杜預曰略界也

毛晃曰略界也若鑒輿親行必望麾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

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元孫也魏主

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

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爲後繼鎮西

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

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

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按魏紀女水當正長川之西赤城之西北

後魏置武川鎮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代郡指代郡平城也魏都平城謂之代都代郡以北列置鎮將其後罷鎮置州則武川屬



代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王申還至平城是時

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

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

官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

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闕望忠臣

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

廉吏魏主乃爲之罷新法 冬十月辛卯詔以世祖繼體陷憲無

遺事見上以皇子寶爲世祖子立爲武陵王改正通鑑贊非智體

按南史贊字仲敬小字智體既不宜以小字行且武陵王以後凡數見通鑑皆書贊前

後又不宜相異通鑑雖據贊傳原文書之然於閱者不便故改正

之 初魏乙渾專政慕容白曜頗附之魏主宏追以爲憾遂稱白

曜謀反誅之及其弟如意 初魏南部尚書李敷儀曹尚書李訢

少相親善與中書侍郎盧度世皆以才能爲世祖及魏主宏所寵  
任參豫機密出納詔命其後訢出爲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爲人所  
告敷掩蔽之魏主聞之檻車徵訢案驗服罪當死是時敷弟奔得  
幸於馮太后魏主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  
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今在事勸  
吾爲此

在事謂有司也言在官而主案敷之事

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帶自絞

終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爲爲人死也有  
馮閹者先爲敷所敗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  
從之又趙郡范捌條列敷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有司以聞魏主  
大怒誅敷兄弟訢得減死鞭髡配役未幾復爲太倉尙書攝南部  
事敷順之子也 魏陽平王新成卒 是歲命龍驤將軍義興周

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 柔然攻于闐遣使者素目

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寔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

北史曰于闐國去代九千八百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

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爲然乃詔之曰  
朕應急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  
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閒當躬帥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修  
警候以待大舉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五

起秦始七年盡蒼梧王元徽三年凡五年

太宗明皇帝下

至泰始七年

魏拓跋宏元年

春二月戊戌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

劉明

州治合浦縣秦象郡地吳改為珠官郡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又據沈約志越州領百梁建蘇永甯永昌富昌南流臨漳合浦朱壽九郡蕭子顯曰臨漳郡本合浦郡之北界也按沈約宋志作臨漳宋白續通典作臨漳以臨界內漳江為名故其一

名合浦江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醴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

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字爲駟以其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

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啟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

不祥甚諱之尙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

謝久之方釋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令文士爲祝

策如大祭饗左右忤意往往有剗斫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

外百官竝斷俸祿

考異曰宋本紀云日給料祿俸今從南史

而奢費過度密漬鯁鯁一

食數升

錢鏡音逐夷

噉腊肉常至二百繼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

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

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

考異曰宋書云開其母於甌房今從宋略

使寵姬子之至是

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佑前鎮江

陵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  
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  
米評米實錢凡請求利皆悉如此上聞之不使之續留之建康遣  
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  
來難制欲方便除之甲寅休祐從止於巖山射雉休祐傳巖山  
在建康城南又左右從者竝在仗後日欲闢上遣左右壽  
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其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  
驚遣御醫絡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市輪輿還第追贈  
司空葬之如禮是日天忽大寒雪厚三尺休祐故人懼禍無敢至  
者惟黃門郎虞棕獨來會葬棕餘姚人也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  
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

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死

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

齊顯帝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

既彌留呂直隸曰病大進而顯於外病日加則愈顯夏換日重政疾謂之病言重病日至而又久留於體曾不減去將必死也

成省閤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

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

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劔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

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三月辛酉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郎祐來聘

魏主宏使殿中尚書

胡英寒簡西部敕勒為殿中武士

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車敕勒皆來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

周並外以西謂之西部以東謂之東部莫寒大納貨賂眾怒殺莫寒及高

平假鎮將奚陵

假鎮將者未得為真

夏四月詔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陰王

天賜將兵討之以給事中羅雲爲前鋒敕勒詐降襲雲殺之天賜  
僅以身免 晉平刺王旣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  
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  
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  
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  
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旣而謂曰今夕停尙書下省宿  
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耶事  
見一百三十一卷元年二年 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  
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  
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  
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



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

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從之於是有獻奉言多

乖實積惡既不可恕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

婬寵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楊太妃休仁所生母也吾春中多與之

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令一日休仁既經

南討謂南拒尋陽之兵故也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其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

日出入於廊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

適失適謂體中不安和也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

處分恐當不必卽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口

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閒勳誠實重事計交

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

褚淵以風素相善

風素相善者以其風素雅素而與之善也

及卽位深相委

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

蕭子顯齊書褚淵傳云爲吳興太守按吳郡近畿大郡也吳興又郡也淵以大

尚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爲是

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

使著黃羅襪耳黃羅襪者乳母服也

薛女人士衣也言託孤於淵

上與淵謀誅

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

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褚淵

爲左僕射

上惡太子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曾有司奏寂之擅

殺邏尉徙越州於道殺之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

巴

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

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

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丁未魏主宏如河西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宏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謂文帝殺彭城王義康也沈約言義康之罪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文帝常阿而訓之不當遂殺之也文帝常阿而訓之不當遂殺之也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根本無庇幼

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  
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

係字螟蛉剝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

詩曰螟蛉

有子螟蛉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故世俗謂抱養者爲螟蛉又曰育令在原兄弟急難則絕也宋德告終非

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榮

鄭康成曰體日嫗氣日煦

推誠發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

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

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甯之誓而登合殿者元

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丙寅魏主宏至陰山 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上曰得尋陽王

子房及諸賊帥皆即於東戮之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

事見一百三十一

一卷之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荊州恣意剽掠

以萬計尋陽既平建安王休仁遺書進克荊州壽寂之死喜為淮陵太守督豫州諸

軍事淮陵漢縣屬臨淮郡後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為淮陵國宋為郡歷南徐州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

淮陵縣聞之內懼敢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或謂肅道成在淮陰有

貳心於魏考異曰南齊書太祖紀云帝常嫌太祖非人臣提而上

封銀盞酒使喜自持則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

之飲道成即飲之考異曰南齊紀云太祖大服出門迎即酌飲之

喜語以情先為之酌于是喜得罪而道成被徵喜還朝保證道成

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

入內殿與其言讎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然猶發詔賻

賜又與劉勔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黜歛有亡命數千人攻縣邑殺官長劉子尚遣三千精甲討之再往失利

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縣說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

此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

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

十郡謂晉陵義興吳郡吳興南東海百會稽東吳臨海永嘉新安等郡也

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

此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

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唐堯至仁不

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

班劔引前殆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至若喜之深罪其得

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

久矣

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

赤子及其爲害惡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忍受終微非忘其

功勢不獲已耳

戊寅以淮陰爲北兗州

淮陰爲南兗州  
事見上卷上年

徵蕭道

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微道成曰諸卿殊不

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爲萬歲後計翦除諸弟何預它族今唯

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曠長之祚禍難將

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八月丁亥

魏主宏還平城

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

庚子上

疾有閒大赦 戊戌立皇子準爲安成王實桂陽王休範之子也

魏主宏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

沙門共談元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

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時太尉源賀督諸軍屯  
漠南馳傳召之既至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  
弟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履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  
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庶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發亂之  
心斯乃禍福之源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  
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

春秋魯莊公薨子般弑季友立閔公閔公復弑立僖公閔公弟也僖

公兄也及僖公薨魯人以先大後小爲順遂廢僖公於閔公之上仲尼以載文仲不知者三縱逆祀其一也書宗廟之祀經爲昭而叔爲穆亂自後世必以逆祀貽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拓跋丕等曰皇太子

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奈何欲隆雅善  
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尙書陸贄曰陛下若捨



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勿頸殿庭不敢奉詔魏主怒變色以問宦者  
遷部尙書酒泉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魏主默  
然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  
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  
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彞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截直臣也  
必能保吾子乃以彞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  
子考異曰後魏天象志云上追於太后傳位太子按馮太后  
若迫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箇總萬機今從帝紀丙午  
太子宏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魏主宏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  
癰魏主親嘗吮膿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  
戚內切於心丁未顯祖下詔曰朕希心元古志存澹泊爰命諸官  
踐升大位朕得優遊恭己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

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陞

下總之譚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之號始此顯祖從之己酉上皇徙

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宋隱曰采木名卽今之榱木也余謂采椽者蓋自由山采來之椽因而用之不施斧斤示曠

也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崇光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

於苑中之西山釋子相傳以爲尸遼國波羅奈城北北十里計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以名苑今微

西國而建浮圖山又據魏書道武帝天興二年破高車以其累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舊白登屬之爾山廣輪數百里蓋因

代都鹿苑之舊名附合西國鹿野之事而建此浮圖也與禪僧居之九月壬戌魏主宏下

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者悉心以聞

冬十月魏沃野統萬二鎮叛沃野卽漢朔方郡沃野縣也統萬卽赫連故郡以爲鎮置領

將陸恭之風土記朔方故城後魏改爲沃野鎮去統萬八百餘里遣太尉源賀率眾討之降二千

餘落追擊餘黨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虜男女萬餘

日雜畜三萬餘頭詔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秋  
冬發軍三道竝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爲往來疲勞不可支  
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  
則耕種不從 庚寅魏以南安王楨爲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  
鎮護西域校尉鎮涼州 上命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  
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此指言曹  
琅邪蘭陵  
郡也本屬徐州彭城既沒崇祖率部徙居郁洲使領二郡太守未  
能有其地也魏收志蒙山在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水經註胸山縣  
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  
中者是也杜佑曰鬱洲在海州東海縣亦曰郁洲十一月魏東  
兗州刺史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 上以故第爲湘宮寺始封湘  
東王故  
以故第爲 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  
湘宮寺 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  
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

少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

散騎侍郎曹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至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

郎及元帝太興元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侍郎同員直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曰此皆百姓賣兒

貼婦錢所爲

貼婦謂人先有婦苦於上之征求而不能贖之求者夫貼以贖之又帖亦賣也通典北齊武平以後

麗人貼賣田園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怒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

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上好圍棊棊甚拙與第一品

彭城丞琅邪王抗圍棊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上

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

博物志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

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胡旦曰以棊爲易則

聰明者而或不能以爲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附錄王坦之以

圍棊是坐隱之道

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

上

相東王愿

爲臣常侍每優容之愿性貞廉爲晉安太守政化大行後琅邪王

秀之代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

遵差得無事褚淵嘗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淵  
歎曰虞愿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王景文常以盛  
滿爲憂屢辭位任上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  
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  
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  
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樞亢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  
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  
淡逸然亦復不改其常以此居貴位要任常有致憂競理不卿今  
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且  
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張單雙炭木鴈兩失有心於  
辭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

於踐踏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絛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  
畢萬七戰皆獲死於麾下獨相費稭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  
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  
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實滿好  
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禁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  
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挂數死於溝瀆困於路塗  
者天地之閒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  
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  
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既非聖人誰能見吉凶之  
先卽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  
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美之謂爲陵

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卿眼耳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

泰豫元年魏拓跋宏延興二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

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并受貢計 大陽蠻酋桓誕擁沔

水以北淮葉以南八萬餘落降於魏 此即五水蠻也宋置大陽戌於新陽縣西北縣即漢江夏

郡新春縣也沔水以北淮葉以南皆羣蠻所居誕擁以降魏而誕實大陽蠻酋也 自云桓元之子亡匿蠻

中以智略為羣蠻所宗魏以誕為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

東荊州治比陽縣 聽自選郡縣吏使起部郎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

志武帝置起部郎杜佑通典曰晉宋有起部而不常置起部工部也反虞書百工起哉為義 珍自懸瓠西入三

百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

俗恆用人以祭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

甘子肉味自今以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凡所招降七萬

餘戶置郡縣而還 二月丁巳魏主宏下詔曰頃者淮徐未賓尼  
父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  
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  
者以違制論 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  
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  
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彊盛或有  
異圖己未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敕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  
獨死請子先之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收至景  
文正與客碁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  
竟斂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趙  
智略憤怒

中直兵典親兵將官也洪适曰宋有中直兵外兵騎兵參軍

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



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

王景文時爲揚州刺史

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

者爲吾百口計乃作墨敕答敕致謝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因仰飲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

文帝嘗與郡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

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眾皆稱善景文美風姿爲一時推重袁粲

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爲江州時人或

謗其不能潔己景文聞之曰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置之不

避上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惔反旣寤遣人就郡殺之魏

主皇還平城庚午魏主宏耕籍田夏四月以垣崇祖行徐州

事徙戍龍沮

龍沮地志東彭城郡有龍沮縣有卽邱城五代志琅邪郡治臨沂縣舊曰卽邱

己亥上

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司空又以尙書右僕射褚淵爲

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劭右僕射詔淵勛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年三十四庚子太子昱卽皇帝位大赦時帝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宏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乙巳以安成王準爲揚州刺史 五月

戊寅葬明皇帝於高甯陵廟號太宗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

考異曰宋略本紀作癸亥今從宋本紀

立妃江氏爲皇后

魏安州遭水雹詔丐租

振恤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寇魏燉煌鎮將尉多

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戊午魏

主恣如陰山 戊辰尊帝母陳貴妃爲皇太妃更諸國太妃爲太

明帝泰豫元年

姬 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彊直不欲使居上流閏月甲辰以興宗爲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爲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興宗辭中書監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沈攸之自以材略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夏口鄆州也及徙荊州擇鄆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重賦斂以繕器甲舊應供臺者皆剽畱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倉廩府庫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爲所羈畱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置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夜戶不閉攸

之賤罰羣蠻太甚

何承天集文曰賤蠻夷賤罪貨也

又禁五溪魚鹽蠻怨叛西溪

蠻王田頭擬死

水經西水導源巴郡南江縣東逕遷陵縣故城北又東逕西陽故縣南又東逕沅陵縣北又南注沅

水弟婁侯纂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羣蠻大亂掠抄至武陵

城下武陵內史蕭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誅婁侯立田都羣蠻

乃定嶷曠之弟也 八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興宗幼爲

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

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卽以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

哀毀有異凡童初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廓

亡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

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之軌深有愧色

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爲中書侍郎與侍中

王僧綽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與宗獨  
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懼孝武新年  
拜陵與宗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左  
遷司空長史與宗幼立風樂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姑兄子  
有聞於世太原孫敬玉嘗通與宗侍兒被禽反接敬玉了無怍容  
與宗奇之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卽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  
其掩惡揚善若此 九月辛巳魏主宏還平城 己酉魏主宏下  
詔以州鎮一水旱告其田租開倉振恤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  
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四千里上皇乃還  
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爲廣川王 壬辰魏主宏分遣使者巡

省風俗問民疾苦 己亥以郢州刺史劉秉爲尙書左僕射秉道  
憐之係也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責褚引之 中書通事舍  
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滌  
爲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干二月  
庚戌魏主宏下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勢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  
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  
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  
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 魏有司奏諸  
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上皇惡其多殺詔  
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而已

蒼梧王上

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小字慧震  
在位四年爲蕭道成所弑改元一

元徽元年

元徽元年

魏拓跋宏延興三年

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

庚辰魏員外

散騎常侍崔演來聘

戊戌魏上皇還至雲中

癸丑魏詔守令

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

門終身不仕

戊午魏上皇至平城

甲戌魏詔縣令能靜一縣

劫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

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桂陽王

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

末得免於禍及帝卽位年在冲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

素族謂袁緒也近習

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也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

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興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

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

陰爲之備會夏口關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  
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下負爲  
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劫  
而使自太泚徑去南史休範傳作太子泚即劉胡自在外趣河口之路休範聞之大怒密與  
許公興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與景文之兄子也

三月壬午魏主宏下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人吐谷

渾王拾寅寇魏燒河夏五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  
兵討之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酒

掃六月甲子魏主宏下詔曰往年縣召秀才二人問守宰善惡

而賞者未幾罪者眾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諸爲人所列者特原

其罪秋七月魏詔河南六州之民河南六州指徐兗豫齊東徐也戶收絹一匹



綿一斤租三十石 乙亥魏主宏如陰山 八月庚申魏上皇如

河西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  
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九月辛巳上皇還平城 遣使如魏死

是泰始五年青州沒虜後軍將軍劉善明母陷焉魏人移置於桑

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朝廷大臣亦

多哀其心事至是議遣使報魏令善明舉其人善明舉北平田惠

紹充使惠紹果贖得其母南還善明少立節行元嘉末青州饑荒

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振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

田爲續命田及母被虜居官以食贖聞其友崔祖思怪而問之善

明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母旣南還清

操如初人乃歎服 冬十月癸酉割南充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鍾

離魏郡出山氏之民春秋鍾離子之國漢為縣屬九江郡晉  
有鍾離縣東四十里安帝分立鍾離縣宋立徐州於此宋白曰今鍾離縣  
魏上皇將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伍收

租五十石以餉軍糧 魏武都氏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回師討之

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降魏  
魏以文度為武興鎮將 十一月丁丑尚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

戊寅魏主宏下詔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一民莫

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其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

復其雜徭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 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懷州

魏天安三年以河內郡置懷州因古地名以名州也枋頭鎮將代人薛虎子先為馮太后黜

為門士魏有宰士門士宰士掌酒食門士守門戶時山東饑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

五百人稱虎子在鎮境內清晏乞還虎子上皇復以虎子為枋頭

鎮將卽日之官數州盜賊皆息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乙

巳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 詔起袁粲以衛軍將軍攝

職粲固辭 王子柔然侵魏柔元鎮二部敕勒應之 據水經注柔元鎮在長川

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此卽六鎮之一 魏州鎮十一水旱相州民餓死者二千

八百餘人詔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是歲魏妖人劉舉聚眾自稱

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平原提之子也思果有智略

先以戰功拜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時歲穀

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成卒

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 齊稽處士郭原平卒原

平性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性甚巧閑於木工備質以給供養每

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

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粥受直歸家。於里中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性。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本無學術，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退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食。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

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羸甚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留家資賣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如此積時邑人皆識其意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笋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辟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原平父世道孝行

清備元嘉四年敕榜表閭閻其稅訓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故  
原平云然原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澮不復通船縣  
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  
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  
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己自引船不假勞力若自船已度後  
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  
鬪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  
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  
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始脩民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  
加貴異以私米百斛饋原平原平誓死不受或問之曰府君嘉君  
瀟行愍君貧老故加此贈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耶

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素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何納

元徽二年

魏拓跋宏延熙四年

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賀以疾罷

二月

甲辰魏上皇還平城

辛未魏禁斷寒食

三月丁亥魏員外散

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

考異曰宋書作壬子

歷此月辛未朔無壬子今從宋略

掠民船使軍除稱力請受

所有軍主謂隊有謀主謂稱力請受者稱

其軍力之多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率眾二萬少而諸船也

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燕賊

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坐執錄二賢以謝冤魂庚寅大

雷成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

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

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

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

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立遠出若偏師失

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

里孤軍後無委積

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逆略之委積註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草牢禮委積註云

委積謂米薪芻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註云芻米薪

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

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

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竝注同

註名同孫道成議也

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

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

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願謂勳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



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

袁粲居喪毀瘠故扶曳而入

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

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

粲褚淵入衛殷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

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

新林浦去今建

康城二

十里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甯朔

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

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北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

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道成率將士

悉力拒戰自已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

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淪觀

臨淪觀在勞山上江甯縣南五里亦曰

勞勞

以數十人自衛

勞勞見傳云左右數百人皆散去後休範左右若有數百人黃岡敬兒雖勇何收

運往取之今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

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

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

敬兒南陽冠軍人本州謂雍州也

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

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

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

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醕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

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

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

於水

考異曰南齊書云暕首道側宋略云棄諸溝中今從宋書

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

驗眾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

考異曰宋

書南齊書作黑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

蘇今從宋略

人突入東門

休範先爲司空以惠朗爲主簿

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

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

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驪拒戰

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

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

丁文豪破臺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驪亦捨新亭北趣

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

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

當急擊甯可開桁自弱耶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

戰敗而死黑範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走還臺黑驪兵追殺之黃

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兒子也

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驚潰張永

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

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

太微南番中二星曰南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東蕃四星其北星曰上將

西蕃四星南第一星亦曰上將

或勸劉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

眚必至避豈得免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

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劭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

深尙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從而敗甲午撫軍

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

考異曰宋書作撫軍典籤茅恬問東府納賊南齊書作車騎典籤茅恬蓋

皆爲褚澄諱

耳今從宋略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敎曰安成王吾子也

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驪徑進至杜姥宅

晉成帝杜皇后母裴氏立第南掖門

外世謂之杜姥宅

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恒擬時府藏已

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眾莫有鬪志俄而丁  
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  
邪許公興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鬪投刺者以  
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  
岡下新亭城南故謂之南岡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  
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  
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慄  
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父先帝付託不能綏  
靜國家粲時居喪故自稱孤子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辭色哀壯於  
是陳顯達等感激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驪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  
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驪及丁文豪進克

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柔然遣使來聘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休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鄂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

考異曰宋略作癸亥按下有戊申今從宋書

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景素

宏之子也 乙卯魏詔曰下民凶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

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叛罪止其身

於是始罷門房之誅

門房者誅其一門房誅者誅其一房時何魏北人族如崔如李子孫分派各自爲房

上皇雖已內禪而大政猶自總攬煩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

薦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

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

制可者手詔可其所奏彈詰者劾問之合

謂與律合也遠謂律於律也

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

積年羣臣頗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

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

而加矜恕爾由是因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

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爲邵陵王 乙

西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執政欲徵攸之

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曰公久勞於外宜還京師然

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可否在公所擇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

居中實非其才至於撲討蠻蜚

毛晃曰蠻南夷海種也並成大柱海虞衡志曰蠻海上水居蠻也以

舟爲家沿海蠻有三種漁蜚或魚蜚蜚取蜚木蜚伐山取材大率皆取海物爲糧生食之入水能視陳師道曰二蜚居山谷則不羣州縣謂之僇人舟居謂之蜚人鳥居謂之黎人余謂巴蠻亦自有蜚人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

如此去謂伏聽朝旨乃止 癸巳柔然寇魏燉煌尉多侯擊破之

尙書奏燉煌僻遠介居西北疆寇之閒

西謂土谷兩北謂柔然也恐不能自固

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爲燉

煌之置爲日已久雖逼疆寇人習戰鬪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

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闕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



唯有盛國之名且姑臧去燉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關闕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九月丁酉以尙書令袁

粲爲中書監領司徒加褚淵尙書令劉秉丹楊尹粲固辭求反居

墓所不許褚淵以其弟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言於

胡考異曰宋略作惠明按惠明不爲司徒長史今從南史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

王蘓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慚冬十月庚

申以侍中王蘓爲湘州刺史而以湘州刺史王僧虔爲吏部尙書

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魏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

倉賑之 魏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 十二

月癸亥立皇弟躋爲江夏王改正通鑑此下有贊爲武陵王雖據帝紀書之然贊封武陵王已見於泰

始六年此似  
是歲魏建安貞王陸敵卒

元徽三年魏拓跋宏  
延興五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二祀並  
舉也蕭道

成以襄陽重鎮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

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裏制

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三月己巳乃以敬兒爲都督雍梁

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沈攸之聞敬兒上恐其見襲陰爲之備敬

兒既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輒咨稟信饋不絕攸之以爲誠然

酬報款厚累書欲因遊獵會境上敬兒報以爲心期有在影迹不

宜過敦謂動則有影行則有  
迹人將窺見之也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

道成道成與攸之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卽以示

敬兒欲以閒之敬兒終無二心夏五月丙午魏主宏使員外散

騎將軍蕭道成

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丁未魏主恣如武州山辛酉如車輪山

是月魏平城有赤風 六月庚午魏初禁殺牛馬 袁粲褚淵皆

固讓新官秋七月庚戌復以粲爲尚書令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

褚淵中書監 冬十二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長樂爲安樂王 己

丑魏城陽王長壽卒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

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

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時帝漸凶狂失德朝野皆屬

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

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

淹獨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

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棲於姑蘇之

臺矣景素不納既而防閫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

江左之州景素  
有直閫將軍

軍王國有防  
閫將軍也

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

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

於梁州尋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素自是謗聲日積深

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室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

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

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初景素好

士故江淹慕而從之遊景素出鎮南充州會廣陵令郭彥文得罪

辭連淹繫淹州獄淹從獄中上書曰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竊慕

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不圖小人固

陋迹墜昭憲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

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  
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  
之閒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  
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啟丹冊竝圖青史甯當爭分寸之末競  
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  
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  
景素覽書卽日出之故淹感其意思爲之盡忠既不見納又作詩  
十五首以諷遂忤旨黜爲吳興令 是歲前南兗州刺史張永卒  
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以  
是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歎

供御者了不及也性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  
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永少便馳驅志  
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其甘苦朝廷所賜脯餼必基坐齊割  
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不衰及白下兵潰隨眾逃還兒官削爵  
永愧恨發病卒是而至 霜道成以國用爲憂與尚書右丞會稽  
虞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吾賢居右丞已覺金  
粟可積也玩之乃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  
調本少自頃以來軍費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克司徐開  
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資惟有  
淮海民荒財殫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  
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預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

陶埽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尙書省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  
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  
督徐揚眾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四千雜  
物在外賴此相贖故得推移卽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  
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騫祿如愚管所慮不月則歲矣伏  
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  
祇齊懽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旣而轉少府時道成權重舉朝致  
敬玩之獨踟躕造席道成取其履親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  
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  
竟不辦易道成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道成問其故答曰今  
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舊舊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道成稱善

者久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終